

# 上海原创迈出重要一步

## ——音乐剧《楼兰》透出一缕新光

□ 赵维平



《楼兰》剧照  
郭新洋 摄

今年上海之春的观点除一些国外的优秀经典作品外,中国新创作的作品仍然是个亮点。其中原创音乐剧《楼兰》在文化广场低调公演,反响却十分强烈,颇有“跃出黑马”的惊喜。《楼兰》不仅为这次音乐盛典增添光彩,也意味着中国音乐剧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国外优秀音乐剧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演艺市场,因此,如何走出中国自己的音乐剧之路,成为了创作界的一大困惑。《楼兰》依托百老汇式的音乐剧形式,却试图真正尝试运用国际化的音乐语言,讲述一段充满神秘幻想色彩的中国爱情故事。该剧打破了中国题材的音乐剧必须采用中国民间音乐,甚至民歌旋律为主干的窠臼,以耳目一新的现代城市剧形式展示于众。

楼兰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汉书》《大唐西域记》等文献中留下了富有想象的记载,却在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消声匿迹。这样的题材为创作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故事以美丽、聪明的公主阿绮丝与制剑庶民纳吉的爱情为基线,展开了楼兰与西

域诸国间争斗与护国的情节,最终为抵御外族的入侵,这对恋人以引天池之水淹没楼兰国的壮举,表现了荡气回肠、凄婉浪漫的爱情悲剧。全剧两幕十场二十四个唱段,其中独唱、重唱、合唱等随着情节层层展开交相辉映。音乐创作不拘一格,以现代音乐语汇结合西域音乐的元素,加入摇滚、视觉等时尚元素,伴以异域风情的舞蹈一展楼兰古国的艺术情调。而恢弘的舞台造型与现场交响乐队,为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发展大增光彩。

《楼兰》的上演呈现出本土音乐剧创作的一缕新光,自有耐人回味的可贵,但其中也有值得完善的不足之处。首先,演员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本科生,舞台综合表演经验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成熟;再者,全剧存在强调情节细枝末节的问题,淡化了音乐剧自身特有艺术规律的充分体现。正如作曲家赵光所言:“中国的音乐剧创作方兴未艾,仍处于起步阶段,可以进行各种方向的尝试,探索 and 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但同时又具有国际化音乐剧语言的作品。”我们期待着。

作为第30届“上海之春”唯一一场包括多个专业院校学生的音乐会,“群英荟萃”专场向观众们充分展现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辉煌成果。

中央音乐学院的谢昊明演奏的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章,始终洋溢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主部主题民间舞曲式的节奏具有强有力的冲击感,副部主题则优美感人。来自西安音乐学院的王恪居为观众献上布鲁赫《F大调浪漫曲》很少被上演,独奏声部多变的主题性格赋予演奏者充分展现演奏技巧及理解力的空间,他的演奏确切地展现了德国浪漫主义后期风格,同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部源自声乐的浪漫曲体裁作品的歌唱性。

沈阳音乐学院的王一帆演唱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中著名咏叹调“你这颗冰冷的心”,较好地控制了气息与音色的关系,充分表现了女主角柳儿自刎前压抑、无奈、激动的情绪。星海音乐学院的张学樑则为观众们成功演绎了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中的唱段“多么快乐的一天”,这首被称为“男高音禁区”的咏叹调,要求歌手在一分半钟内连唱九个高音C,他不负众望。天津音乐学院的女高音李沛哲、男中音张岩合作演唱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二重唱,与许多名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中国音乐学院的马可演奏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雪山魂塑》,是全场唯一民乐类节目。她在表演这首带有音画性质的单乐章协奏曲时,二胡的音色与乐队相互辉映,刻画了红军长征的坚韧、思乡等多种情绪,尾声处连续快速的叠句更是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武汉音乐学院附中的雷博文演奏肖邦协奏曲《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四川音乐学院古静丹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第一、第三章,上海音乐学院的王昊演奏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章,均展现了钢琴演奏的高超技巧,表现得十分到位。

来自中国九大音乐专业学府的学生,对于音乐的深入理解与真切演绎,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从他们的成长可以看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成功,看到园丁们的追求在下一代身上的体现——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对于音乐的理解、诠释才是真正

### 追求音乐理解 不再为了技术

——九大音乐学院学生音乐会欣赏

□ 金毅妮

## 褪去古典束缚 展示现代气息

### ——上海芭蕾舞团《乐影·三部曲》专场观后

□ 张莉

典向现代的跨越,不失为是弥补自身不足的有效途径和希冀进一步接轨国际的积极信号。但是,由于缺少长期系统的现代舞训练,尽管演员们很努力,较之过往有不小的进步,但仍有些许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技术层面,演员尚未完全掌握现代舞的表演技巧,缺乏训练有素的肢体所能展现出的轻盈自如和准确有力,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古典芭

蕾表演风格的烙印;而在艺术层面,表演情绪尚未能全然融入作品,缺少与呼吸节奏相配合的动静、张弛、收放等舞蹈动态的对比与变化,导致艺术表现不够充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舞台的积累,上芭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除了表演上的提高,观众也希望更多地看到上芭真正原创的现代舞,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舞作

品。这种特色不只是对中国传统元素的运用,而是以文化理念为支撑的肢体语言的革新。中国的现代芭蕾,无论创作还是表演,都不能停留在模仿表象和简单印象的层次,应该从自己的传统文化、甚至是传统的身体文化出发,结合社会现实和人生状态,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的和具有时代精神的现代芭蕾作品。

## 中国交响乐,从形式感向哲理性迈进

□ 刘禹君

化民族性与哲理性于听觉之中。民族性作为中国交响作品的标签性特点,是作曲家在创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一曲《海上序曲》就带有浓厚的民俗气息,叙事性抒情性十分鲜明。《本草纲目》题材新颖,作者把“甘、苦、辛、温、寒”五味感受,通过听觉效果展现,创意可取。《夕》用

了蒙古“呼麦”与“长调”因素,引发听众对夕阳的无穷想象。这台音乐会的作品在运用独特的乐队音响以及在作品中呈现出交响性、哲理性来看,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现代技巧的运用即便听起来有点生疏,却也不显突兀。把西方技法与中国传统相结合,是一

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含有西方作曲技法的交响乐,如果想扎根于中国土壤,不能只有中国元素或中国情结。笔者以为,更应该加入的是中国式哲理和美学思考,甚至对传统文化的哲学感悟,把以此为基础上形成的主观感受,融入到对音响的艺术性想象中。

## “微乐队”洋溢朝气 《相和歌》构思独特

### ——谈本届“上海之春”的“海上新梦”音乐会

□ 任海杰

每年“上海之春”的主要宗旨,就是力推新作品,其品牌专场“海上新梦”,今年又上演了五部管弦乐新作,作者老、中、青齐聚,作品表现手法各异。由张国勇指挥上海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出。

现为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赵姝博的《山舞幻想》,抒发了作者对家乡风光美景的感受,略带山歌风

味的旋律,绵延起伏的原野风情,颇有些英国作曲家戴留斯的韵味。正在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攻读博士的沈逸文,以《第一管弦乐随笔》成为唯一海外入选者,该作以“微乐队协奏曲”的创作理念,注重发挥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乐等各组乐器的特性,音乐灵动而富于变化,洋溢着青春朝气。乐器之间机

智幽默的表现,令人想起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乐队协奏曲》。听得出,这两位年轻作者正在学习借鉴中成长。

陆建华创作的管弦乐组曲《中城随笔》之一“步履”,明快洗练,浮光掠影,更像是电影配乐。以《红旗颂》闻名的老作曲家吕其明宝刀不老,他在管弦乐序曲第4号

《雷雨》中,以道劲有力的灰暗色调,描绘主人公在人间地狱中的呻吟、呐喊、绝望、挣扎、直至灭亡。难能可贵的是,年逾八旬的吕其明依然坚持锐意创新寻求突破,在此作中融入了当代音乐语汇,使乐曲内涵的表达更为惊心动魄,催人深思。

这场音乐会最令我感兴趣的

是陆培的《相和歌》。他的《相和歌》取材于汉代的“相和大曲”和“相和歌”,“相和大曲”在当时为街头艺人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舞曲。陆培“古为今用”,以二胡、琵琶、钢琴三重奏与乐队协奏曲的形式,先是生动表现热闹熙攘的民间世俗画面,并用乐手的人声,营造颇具中原古韵的呼喊氛围,然后乐曲进入了舒缓起伏、百感交集的大抒情,仿佛雨过天晴,鸟语花香,天地一片澄明,由此升华为人间和谐、世界大同的至高境界。此曲将民俗音乐、西洋新音乐及人声有机结合,构思独特,可听性强。